

和田之春

HETIANZHICHUN
HETIANZHICHUN

文/权鹏飞

和田的春天总是伴随着沙尘暴的到来而到来，而且和田的春天极其短暂，稍纵即逝。故而，和田人惜春如金。

春天的海娜花留不住，就让它红红地留在姑娘修长的指甲上长久地芳香吧；吾斯曼的生长总有限，还不如采来长在月牙般的细眉上；新发枝的红柳开花太晚，等不及了就先撇几个枝条串几串烤肉品尝一下春的风味吧。

冬埋的葡萄藤也该给松松绑了，修枝剪叶后要整齐地搭到葡萄架上通风透气，让它享受春的沐浴；几缕阳光斜斜地照进和田幽深阴暗的民宅里，顿时，春光四射，满屋生辉。春光照进了屋里，也照进了和田人的心里；大巴扎胡同里的维族人家每天提着铜壶给门前洒水，

沙土弥漫开来的潮湿味犹如一场春雨过后大地散发出来的清新气味。

站在烦恼里仰望幸福，生活在沙尘暴里期盼春色满园。

既然沙尘暴躲不过，和田人干脆就不理它，更不怕它。相反，和田人的精神是光鲜的，和田人的笑脸是灿烂的，和田人的憧憬是阳光的，水边渠沟的柳树是泛绿的，田间地头的果树是蓬勃向上的，开春浇上水的麦苗是拔节的，大棚和拱棚里的蔬菜是纯天然的，国际大巴扎是热闹的，拉车的小毛驴的脚步是轻快的，行走大漠的骆驼是傲慢的，和田的地毯是绚丽的，吉牙的艾德莱斯绸是多彩的，于田老街是深邃的，乌鲁瓦提是纯净的，和田夜市和

“中南海”是飘香的，春天的古丽是多情的，沙漠阳光玫瑰是浪漫的，阿布丹麻糖是香甜的，和田“三棵树王”是不老的，和田人的脊梁是压不垮的。

昆仑山里的“浪漫山乡”——郎如，一直在演绎着“我和春天有个约会”的故事。每年，“和田县郎如杏花节”都在这里如期进行，漫山遍野的大片杏花扑面而来，足以挑战你的眼力，颠覆你的嗅觉。云里、雾里、花里、画里，杏花的浓香直让人似仙非仙、似醉非醉。更别说这里的昆仑人家小吃、昆仑野味，馋得你三天也不想下山。我欣赏过一张很有韵味的摄影作品《昆仑桃花园》，这幅作品让我领略了陶渊明千年以前为人类设计好的理想家园：幽深山涧，空灵静谧，水丰草茂，树木成林，牛羊满山，鱼虾嬉戏，百花争艳，百鸟相逐。独坐此处，有“相看两不厌，只有昆仑山”的超然意境在其中。更令人叫绝的是，山乡有的土房石院散布于昆仑山脚下，尽在桃花群芳的簇拥中和崇山峻岭的重重包围中。想那年轻人谈情说爱、有情人幽会、结怨人谈心、作家采风、记者采访、诗人寻灵感、专家找课题等，此处应是最佳选择。但这里给人更多的还是香艳和销魂的爱情的强烈感觉。身处此地，眼观此景此情，使人不禁想起一首唐诗：“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不惟此，和田玉石文化旅游节、于田县的风情玫瑰节、肖尔巴格的美食节、和田市的沙漠赛和骆驼赛、洛浦县的农牧民运动会，都是在春天这个充满阳光和希望的名义下举行或筹备的。

唐时，春天有“斗草斗花”的民间习俗：春天，贵族人家的女人借着明媚的春光，换上华丽的服饰，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各自拿出自家栽种的最好的花草，互相比谁的花草最漂亮，胜出者最后要拿奖——让所有没拿奖的贵妇人轮流请客一遍。

和田的维吾尔老人格外喜欢在春天里养花种花，也喜欢相互走动。每到一家，首先就是欣赏人家种的花，相互品评哪盆花养得好，哪种花的品种好，随后还要到人家的果园里交流护树养果的经验。我想，这种活动既改善了环境，又增进了感情交流，更有益于陶冶情趣和健康长寿，难怪和田的百岁老人这么多。这是春天向懂得生活、热爱生活的人祈福呢！

春天的和田有趣的景致还有很多四五个穿戴一模一样的艳丽女子风光走过，后面紧跟着戴一模一样的巴旦木花帽、穿一模一样的绣花汗衫的巴郎，不用问，这是和田春天特有的“至亲打扮”，一家人约好要外出踏青郊游；几辆暂新的轿车聚在路边，一群男子围在一起讨价还价，希望开春后他们的玉石生意也能“开张”；水渠边的木板床上，几个汉子和姑娘正在狂歌酣饮，手中的热瓦甫弹得起劲，手中的手鼓打得超响，他们是相约在春天里一起狂欢呢，就连平日寂静的沙漠此时也变得骚动不安起来；上了年纪的人这时也要小聚、小酒、小闹、小乐一阵子。

春天来和田，你所看到的，不只是沙尘暴，还有融融的春意和少有的欢乐。

春在和田，春满昆仑。